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20世纪回顾丛书

政治卷

理想的角逐

白俭成 著

法律出版社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20世纪回顾丛书

政治卷

20世纪回顾

理想的角逐

白俭成 著

法律出版社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的角逐/白俭成著.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
(20 世纪的回顾·政治卷)

ISBN 7 - 5036 - 0620 - 7

I .理… II .白… III .政治 - 研究 - 世界 - 现代
IV .D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606 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张宇东	责任校对/杜进
印刷/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625 字数/310 千

版本/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甲 105 号科原大厦 A 座 4 层(100037)
电子信箱/pholaw@public.bta.net.cn
电话/88414899 88414900(发行部) 88414121(总编室)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 - 5036 - 0620 - 7/D·484

定价:27.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20世纪回顾》丛书

主编 张沅生 吴白乙

编委:(按姓氏比划为序)

牛 军 刘念远 吴白乙 陈知涯

时殷弘 张沅生 赵一凡 徐 蓝

章百家 曹远征 黄嘉树 彭宏伟

编者的话

20世纪就要结束了。在这百年当中,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变革,也遭受了旷古罕见的战争浩劫。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和实践的广阔舞台,但人类也为自己的探索和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世纪的大潮里,中国曾几度沉浮,艰难地向现代化转变,同样也留给我们许多的回想与反思。

相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100年并不算长。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纪里的人们,或许还有今后诞生的几代人,都无疑会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并将通过不断的总结和探讨,使这一影响见诸于史册,从而促进以后文明的演化。这可以说是人类兴替中既定的使命。

正是这种使命感驱动着《20世纪回顾丛书》的编写工作。经过近3年的努力,我们把这套史论结合的学术作品献给关心本世纪历史的读者朋友。希望大家能由此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的过去,从而能更加清醒地设想我们的未来。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
《20世纪回顾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目 录

1	序 坐看百年
11	第一章 1914 年前的政治遗产(上)
13	第一节 丧钟为谁而鸣
29	第二节 现代民族主义浪潮
37	第三节 民主自由主义与欧美政治进步
51	第四节 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分裂
60	小 结 谁应统治人类
65	第二章 1914 年前的政治遗产(下)
68	第一节 亚洲的军事改良主义
78	第二节 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92	第三节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100	第四节 拉丁美洲的考迪略主义
110	第五节 非洲的部族主义
117	第六节 俄国一次革命的失败
121	小 结 民主与民族的苦涩
125	第三章 战争与革命
126	第一节 破碎的世界

- 133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之门
- 142 第三节 民主自由主义休止符
- 146 第四节 法西斯主义的反动
- 155 第五节 亚洲基马尔主义
- 162 第六节 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
- 172 小 结 传统民主自由主义的政治遗产
- 178 **第四章 从“主义”到“问题”**
- 181 第一节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 193 第二节 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及其影响
- 201 第三节 三种矛盾及其影响
- 211 第四节 改革与挫折
- 222 第五节 中国的革命魔方
- 233 小 结 工业化、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 236 **第五章 民族主义、权威主义与现代化**
- 238 第一节 新兴民族主义与制度断层
- 250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权威主义
- 269 第三节 伊斯兰之“宗教复兴”
- 282 第四节 民主化与政治现代化
- 293 小 结 先导还是误区
- 295 **第六章 重构与修正**
- 298 第一节 “民主”重建、冷战与危机
- 310 第二节 欧洲的声音
- 325 第三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主张
- 333 第四节 发达国家的新成员
- 341 第五节 日本式权威主义
- 350 小 结 问题的由来与主义的困惑

356	第七章 永恒的问题及变幻的主义
359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371	第二节 东方改革方程式
388	第三节 第三条道路与“神奇回归”
402	第四节 世纪的尾声
412	小 结 政治现代化的总结
430	第八章 未来展望
449	后 记
451	主要参考书目
456	编后记

序 坐着百年

虽然政治早已不是人类社会发展新话题,但人们还是始终对它感兴趣。或许英国古典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年—1679年)讲得最中肯,他说:

“我以为全人类共同的爱好便是对权力永恒地和无休止地追求,这种追求至死方休。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总是由于人们对现有的幸福贪得无厌,或是欲壑难填,而是由于人们如果不去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手段,就不能维持美好的生活。”

历史中,通过政治权力来“维持美好的生活”总是与极少数人联系在一起的。当历史的车轮吱吱碾过20世纪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历史规律”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在

20世纪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河床上,虽然不乏心血来潮和尖锐的对立,也不乏难以解释的疑团和毫无头绪的难题,但跨越百年的浪峰波谷,经历世纪的风云际会,由于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极大地改造征服了世界,由于全球范围内各个民族普遍性的现代化觉醒,人类的政治步伐毕竟是大大前进了。

这种进程可以把它称之为“政治现代化”。虽然不同的国家对“政治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实践,但总的来说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建立以民主^①为核心内容的、与工业文明特别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机制。当然,卷入这股政治现代化或者说民主潮流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由于存在着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差别,由于存在着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很难用一种“整齐划一”的模式来描述这种进步性。

但是,只要抛弃强求“整齐划一”的思维模式,我们便会在20世纪的政治历史巨卷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和趋势,是通过民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政治运动的载体来实现的。就在这一百年里,正是全

① 有关民主的涵义,在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各自具体的表述。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认定“民主”即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并以此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和内容;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民主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当家作主”,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另外,在这两种对立的民主观的基础上,还出现了诸多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各自的“民主”。

球范围内的民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①三大政治运动的相互碰撞和各自的扩展,不断地挖掘和更新着政治现代化的内容。

民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每一种政治运动本身都有着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的实质性内容,它们之间的对立与渗透,冲突与重合,碰撞与再生,激起了人们一次次挑战人类政治实践未知领域的豪情壮志,不断地推动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在历史的跌宕起伏里,20世纪的人类用交替着的成功与失败谱写了一曲现代政治交响乐。

民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都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从天而降的,更不是智者 in 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的大彻大悟。其实早在20世纪到来之前,民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作为政治实践,或者作为政治思潮,在欧洲工业国家就已如火如荼。在20世纪,三大主义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第一,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主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告别农耕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后,普遍地接受了三大主义的政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现代化民族内容和政治实践。

^① 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民主自由主义”的概念,是指西方工业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说明的有这样几点:第一,民主自由主义最早在西方国家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核心是财产权问题,它的最高政治象征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出于夺取和巩固政治领导权的目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民主”内容,特别是在20世纪它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进步,从形式到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调整;第三,一些西方国家学者将此进步看作是其社会制度的独特产物,并以此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诋毁和攻击。

说到底,20世纪纷繁复杂的政治场景,各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现代化运动,其实质都是工业文明全球性拓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业文明日益成熟发展的一种结果。民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政治运动,无一不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也无一不是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递进而日益丰富。从总体上讲,三大政治运动所以能够席卷全球,就在于它反映着这样两个内容:一是如何保证工业文明快车的平稳快速运行,二是如何分享工业文明的果实。

虽然这一过程不乏刀光剑影,也不乏冷酷与无情,但它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一点:政治现代化。只有实现政治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三大组成部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协调一致,同奏一曲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高歌。这是人们所认识到的,也是工业文明本身发展所要求的。

二

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政治现代化作为人类在工业社会中艰苦卓绝政治探索的结果,它已形成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同时,现代国家的出现,为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实践舞台。我们所讲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新型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力量,它既是政治现代化的母体,又是政治现代化本身发展的内容。

现代国家的出现在世界上并不同步。20世纪之前西欧已经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产生了一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政治运行原则和理论,但当时的其社会主流政

治力量——资产阶级(有产阶级)^①还更多地停留在夺取政权的思考与行动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制度化建设处于起始阶段。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才在对战争反思和对政治权力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加强了政治制度的修复与重建,从而将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的普遍出现,使得人类的政治实践领域得到拓展。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首先是受到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深刻影响,但它的产生却更多地体现了前工业化国家的政治赶超愿望和经济发展要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实质,是对选择和保持何种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更有利于民主的实现与经济的发展和不同认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出现,其经济上的起始根源是对资本占有形式的不同理解,由于两种社会形态共同运行于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在一些政治权力运行的形式方面又不是绝对对立的,有其相通或相似之处。

我们所要突出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是突破性的,是人类在20世纪所得到的一笔最宝贵的政治财富。它的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永远值得后人品味和深思。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纪末有了新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在21世纪中,这种影响将逐渐增大,从而坚定人类追求社会主义的信心和雄心;另一方面,即使在欧洲,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经过

^① 阶级力量是现代政治演变的基本功能,为更准确地说明这种力量关系,本书采取了有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传统政治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提法。

80年代的沉寂后,也开始重新活跃。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剧变等一系列震动世界的政治事件发生后,国际上曾流行着一种历史的短视症,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大失败”。

虽然有人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有人说一些曾标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的“非社会主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扑灭人类对美好生活、对理想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孜孜以求。在21世纪,社会主义将面临着伟大的复兴,这种复兴是产生在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内容与形式的重新挖掘和巨大突破上。那将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社会主义,她将更加注重实质性的内容。

三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广大的农耕社会来说,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觉醒也更多地出现在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后,各个发展中国家掀起了追求工业化、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懈努力和奋斗。

历史是一个严厉的考官,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通过递交各自的答案接受着工业文明的筛选,成功者踌躇满志;失败者则化作了一道隐逝的虹,一颗流失的星。只有积极迎接工业文明的洗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球籍”,高唱一曲“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民族凯歌。但从另一方面看,工业文明又绝不仅是一个物质技术的更新过程,它是经济、制度与文化的三位一体,是一个全方位的现代化(The Whole Modernization)过程。谁能把握住这个节奏,谁才能最终成为工业文明的主宰。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后发型的现代化进程”注定了其道路之艰辛。当这些民族和国家原来的农业社会的权力结构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适应工业文明的新型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时,政治建设的滞后性使得这些民族和国家出现了制度断层。

“制度断层”是工业文明产生后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这种制度断层现象几乎涵盖了每一个国家,也包括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从拉丁美洲以寡头统治闻名的“考迪略主义”,到古老大陆非洲的“部族主义”,再到新亚洲以开明统治为特征的“基马尔主义”或者说权威主义;从各个现代化国家和前现代化国家出现的各种改良、改革,到革命与反革命,独裁统治与王权复辟,二次革命和不断革命等等,无一不是制度断层的政治现象和各种解决方法。

制度断层对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提出了挑战。20世纪证明,人类对此不是无所作为的。在社会政治制度重构的历史课题面前,几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催生了本民族的政治精英和新型政治权力的拓荒者,他们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又给这个时代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他们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历史与文明的进程。

就在20世纪中,我们一次次地看到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悲喜剧,感悟着渺小与伟大的更迭,体味着感性追随与理性独立的震撼。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演变,随着政治制度的拓荒期的结束,那些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英雄或枭雄在历史中的政治作用显现出一种递减效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似却不同。人类群体社会理性的增强,政治利益集团主导、驾驭政治发展的手段日臻完备,使

得政治权力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到“无个性化”时期。

20世纪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基本要求是建立与生产力文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其发展的脉络便显现出君主专制的崩溃、强人政治(英雄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程,这个过程明显具有逐步走向政治权力的分散化、程序化、法理化等特色。20世纪的发展证明,与其把守护与发展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不如创建适应生产力文明发展的社会政治体制更可靠。因此,为生产力文明而探求与缔造制度文明,特别是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政治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如果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偏好超过了对生产力本身的偏好,那么,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成了希望通过制度的革命达到发展工业文明的目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出现要求通过民主制度保障来促进工业文明的进步和扩延。这又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站在一个新世纪门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一次庄严的涅槃,它惟有以深切的全面革新精神,以自强不息的风、雷、电,才能重筑自己的尊严与光荣。当发展中国家掠过一个世纪的三万多个昼与夜,抚慰着自己身边的沉痛与深切,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既有新世纪深处冉冉闪亮的希望之灯,也不乏凛然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艰辛。在这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艰巨而伟大的进程里,只有坚持审慎积极、不断进取的精神,才能抵达那处光明。

四

政治现代化还包括现代政府制度的形成,包括现代政党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法律制度等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刻演变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到多国,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领域;另一方面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取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状态,为其完善政治制度和体制提供了难逢的机遇。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权力职能得到不断强化,特别是经济职能凸现,政府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力政治保障。近代西欧各国推崇的法律至上的理性原则反而被弱化了,权力重心由立法权转移到政府行政权,它被直接要求服务于资本的秩序与扩张。这种结果使得各国政府驾驭经济的手段日趋丰富,处理经济危机的措施日益及时有效。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冷战”,但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各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分歧、历史传统与文化、民族和种族差异等开始被淡化,求同存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对政治运行的规则的理解中。尽管人们可以对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提出种种疑虑,但一些制度化的政治权力运行形式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得到了认同。这是生活在19世纪的先人们所不敢想象的。总的说来,即将擦肩而逝的20世纪,是人类从整体上大踏步走入工业文明的一个世纪。在这一进程中,文明与发展内容的不断更新,相互促进,从而决定了人类